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安娜·卡列宁娜

下卷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姜明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安娜·卡列宁娜

下卷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姜明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安娜·卡列宁娜



安娜·卡列宁娜



安娜·卡列宁娜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目 次

上 册

第一部	(1)
第二部	(153)
第三部	(307)
第四部	(451)

下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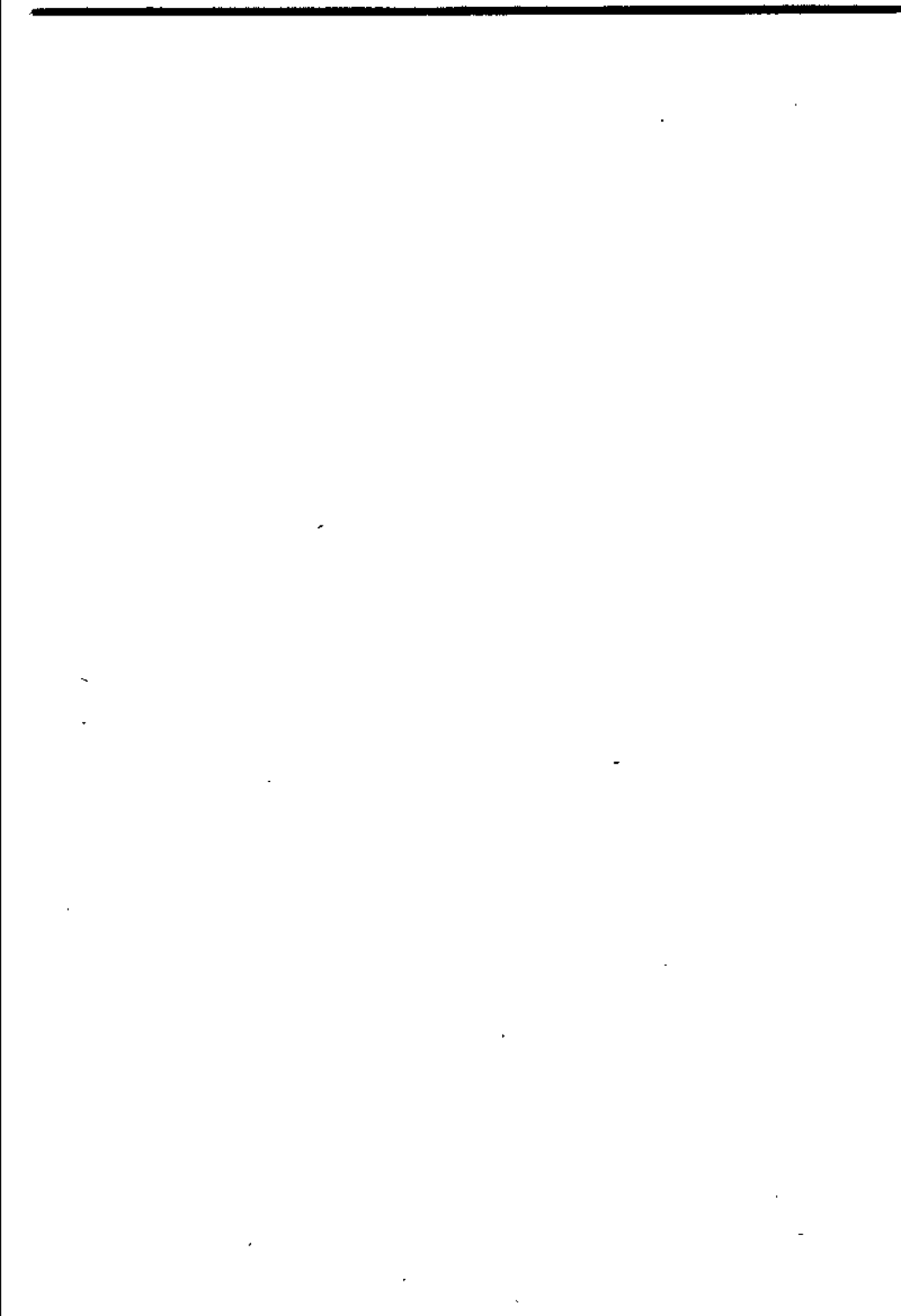
第五部	(559)
第六部	(703)
第七部	(853)
第八部	(977)
译后记	(1039)

安娜·卡列宁娜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第 五 部



1

谢尔巴茨卡娅公爵夫人原来认为，离大斋期只有五周时间，要在此之前举行婚礼是不可能的，因为到那时连一半嫁妆也备不齐；不过她又不能不同意莱温的意见，即拖到大斋期过后未免太迟了，因为谢尔巴茨基公爵的老姑妈病重，已不久于人世，那时为了服丧就只得把婚期再往后推。于是公爵夫人同意在大斋期前举行婚礼，并决定把嫁妆分为一大一小两部分。她决定她现在就把小的那一部分嫁妆备齐，大的那一部分待日后送上；由于莱温总也不认真回答她是否同意这种安排，所以对他十分恼火。由于年轻夫妇婚后立刻就要下乡去，乡下用不着大件嫁妆，因此公爵夫人这么安排就更为妥当了。

莱温仍一直处于那种神思恍惚的状态，他在这种状态中觉得他和他的幸福是世上万物主要而又惟一的目的，他现在什么都不必考虑和操心，一切都由别人替他操办。他甚至对未来的生活都没有任何计划和目的；他让别人去决定这一切，因为他知道一切都会安排得妥妥帖帖。他的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和公爵夫人指导他去办他该办的事。不论他们给他出什么主意，他只须完全同意就万事大吉。哥哥替他筹钱，公爵夫人劝他婚后就离开莫斯科，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劝他出国。他全都同意。“只要能使你们开心，你们爱咋办就咋办。我很幸福，不论你们干什么，我的幸福也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他思忖道。他把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劝他们出国的话告诉了基蒂，她不同意，却对他们未来的生活有了

自己的一套明确的打算，这可使他大吃一惊。她知道莱温在乡下有他喜爱的事业。他看出了她非但不理解这项事业，也不想去理解。不过这倒并不妨碍她十分重视这一事业。正是由于她知道他们要在乡下安家，所以才不想去她住不长的外国，而要去他们安家之地。这一明确表露的心意使莱温感到惊讶。不过由于他对一切都不在乎，所以立刻要求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下乡去安排一切，仿佛这是他的责任，莱温知道他最乐于干这种事。

“不过你听我说，”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在乡下为年轻夫妇的光临安排好一切回来以后，有一次对莱温说，“你可有在神父那里做过忏悔的证书？”

“没有。怎么啦？”

“没有就不能结婚。”

“哎哟哟！”莱温嚷了起来，“我怕已有九年没斋戒了。我连想都没想过。”

“真有你的！”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笑道，“你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呢！不过这可不成。你得斋戒。”

“什么时候？只剩四天了。”

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把这件事也办妥了。于是莱温开始斋戒。莱温就像虽不信教却尊重别人的信仰的人那样，很不乐意出席和参加任何宗教仪式。眼下他正处于对一切都很敏感、心肠也很软的状态，却不得不如此装腔作势，这非但使莱温很不好受，他甚至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眼下正是他最风光、最舒心的时候，他却不得不要么撒谎骗人，要么亵渎神明。他感到自己这两样都不能干。他屡次三番地盘问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不斋戒能不能得到证书？”可是不论他问多少次，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都毫不含糊地说这可不成。

“再说这对你又算得了什么呢——不就是两天的工夫吗？他又是一个非常可爱而聪明的小老头。还不等你察觉，他就把你这颗病牙拔掉了。”

莱温站在那儿做第一次日祷的当儿，试图重新燃起他十六七岁时体验过的那种少年时代强烈的宗教感情。但他立刻确信他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他试图把这一切都看成跟拜访客人一般毫无意义的无聊习俗，可他感到就连这一点他也怎么都办不到。莱温跟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对宗教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不信教，同时也并不确信这一切都不对。正是由于他既不相信他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意义，也无法把它当作无聊的形式而漠不关心，所以他在整个斋戒期间由于做的是自己都不理解的事，由于他内心的声音告诉他，这样做是虚伪的、不好的，因而他一直感到别扭和惭愧。

祈祷时他时而听着祷词，竭力赋与它一些不会违背他的观点的意义，时而又感到他无法理解，还应该加以指摘，于是他就竭力不去听它，只顾想自己的心事、东张西望、回忆往事，他现在百无聊赖地站在教堂里，那些往事就特别清晰地在他脑际徘徊。

他做罢日祷、晚祷和夜祷，翌日提前起身，没喝茶便在上午八时去教堂做早祷和忏悔。

教堂里只有一个要饭的士兵、两个老太婆和几个执事，别无他人。

一个年轻助祭身穿薄薄的内长衣，清楚地显露出长脊背的两侧，他接待了莱温便立刻走到靠墙的一张小桌前读起教规来。他读的当儿，尤其是他一再飞快地念叨“上帝保佑”（听上去却像是“保佑保佑”）的当儿，莱温感到他的思想已被锁上并加了封条，现在碰不得也动不得，否则便将乱作一团；因

此莱温就站在助祭背后继续想自己的心事，既不听他的，也不理会他。“她的手表情多丰富啊，”回忆起他们昨天坐在角落里那张桌子旁的情景时他不禁寻思道。他们没什么话可说（在这种时刻几乎总是如此），她把一只手放在桌上，时而伸开，时而握起，她看着这只手的动作自己也笑了起来。他回忆起他吻了吻这只手，然后仔细察看了一番粉红色手掌上纵横交错的纹路。“又是保佑，”莱温寻思道，一边画着十字鞠躬，还看着正在鞠躬的助祭背部灵活的动作。后来她抓住我一只手察看纹路。“你的手相好极了，”她说。于是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和助祭的一只短小的手。“没错，现在快完事了，”他寻思，“不对，好像又开始了，”他谛听着祈祷琢磨道。“不，这就该结束了；他已在一躬到地。收场之前总要这样。”

助祭用那只从波里斯绒袖口里伸出来的手悄悄接过一张三卢布的钞票，说他要记在账上，接着他那双新靴子就在空空荡荡的教堂的石板上急煎煎地响了起来，他登上了祭坛。过了不大一会儿，他从那里朝外面看了一眼，便向莱温招招手。迄今一直被锁上的思绪在莱温脑海中蠢蠢欲动，但他急忙撵走它。“总能对付过去的，”他琢磨着便朝讲道台走去。他登上小阶梯，朝右一拐，看见了司祭。这位司祭是长着稀稀拉拉的花白胡子和一双疲惫和善的眼睛的小老头，他站在讲道台前翻着圣礼书。他微微向莱温颌首致意，立刻用习惯的腔调读起祈祷文来。他读完便一躬到地，转脸看着莱温。

“基督隐身在此降临，听取您的忏悔，”他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说，“您相信圣徒教会的全部教义吗？”司祭不再看莱温的脸，在垂到胸前的长巾下抄起双手继续说。

“我过去和现在都怀疑一切，”莱温用他自己也不爱听的腔调说了这么一句，就不吭声了。

司祭等了几秒钟，看他是否还要说点什么，接着闭上双目，用浓重的弗拉基米尔地方口音飞快地说：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不过我们应该祈求仁慈的上帝坚定我们的信念。您可有什么特别的罪过？”他一口气说了下来，仿佛力求节约时间。

“我的主要罪过就是怀疑。我怀疑一切，我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怀疑中。”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司祭一字不差地又说了一遍，“您怀疑的主要是什么呢？”

“我怀疑一切，我有时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莱温不觉脱口而出，却又为自己的失言而心惊胆战。不过莱温的话对司祭似乎并未产生什么影响。

“对于上帝的存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他面带依稀可辨的一丝笑意急忙说。

莱温不吭声。

“您既然看见了上帝创造的万物，那么您对造物主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司祭用习惯的腔调飞快地继续说，“是谁用日月星辰装点苍穹？是谁把大地打扮得这般美丽？怎能没有造物主呢？”他探询地瞥了莱温一眼说。

莱温感到不宜跟司祭争论哲学问题，所以只回答了直接有关的问题。

“我不知道，”他说。

“您不知道？那么您怎能怀疑上帝创造了万物呢？”司祭愉快地用大惑不解的口气说。

“我什么也不明白，”莱温面红耳赤地说，感到自己的话很蠢，在这种场合他说的话不可能不蠢。

“祷告上帝并恳求他吧。就是神父们也有怀疑，要恳求上

帝坚定他们的信念。魔鬼力大无比，我们不该受他的蛊惑。祷告上帝吧，恳求他吧。祷告上帝吧，”他急忙重复了一遍。

司祭沉默俄顷，仿佛在沉思。

“我听说您要跟我的教民和忏悔者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千金结婚了？”他含笑补充道，“是个挺好的少女！”

“不错，”莱温回答时不禁替司祭感到脸红，“忏悔的时候他问这事干吗？”他琢磨道。

司祭就像回答他这个想法似地对他说：

“您快成婚了，说不定上帝会赐给您子孙后代，不是吗？倘若您不能战胜引诱您不信教的恶魔的蛊惑，您会使您的娃娃们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呢？”他用温和的口吻责备道，“倘若您爱自己的孩子，那么您身为慈父，就不仅要希望自己的孩子享受荣华富贵，您还要希望他们得救，心灵被真理的光辉照亮。不是这样吗？一旦天真无邪的娃娃问您：‘爸爸！我喜爱的这世界上的一切——大地、江河、太阳、花草，都是谁创造出来的呢？’难道您能对他说：‘我不知道？’既然上帝大慈大悲地让您看到了这些，您就不能不知道。要么您的子女会问您：‘我到了阴曹地府会碰到什么？’倘若您什么都不知道，您对他说什么为好？您怎么回答他呢？您听凭他去受花花世界和恶魔的诱惑吗？这可不好！”他说完便住口了，把头一歪，用慈眉善目看着莱温。

这时莱温一言未答，——倒不是因为他不愿跟司祭争论，而是因为从来没人问过他这种问题；还不到他的娃娃们能提这种问题的时候，还有时间来考虑如何回答。

“您到了人生的这个时期，”司祭接着说，“就该选定一条道路并一直走下去。要祷告上帝，求他大发慈悲帮助您。可怜您，”末了他说，“愿我主上帝，耶稣基督，以其热爱众生之大

恩大德饶恕这个儿子……”司祭念完赦罪祷词又向他祝福，就让他走了。

莱温当天回到家中，由于这种别扭状态就此结束，而且没逼他撒谎就结束了，心里十分高兴。此外，他还模模糊糊地记得，这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说的话并不像他起初感到的那么蠢，其中有些道理是应该领会透的。

“不消说，现在不成，”莱温寻思道，“日后再说吧。”莱温从未像目前这样深感他的心里有一种东西模糊不清，又不大干净。在对宗教的态度上，他跟他在别人身上十分明显地看到而且也不喜欢的那种状况一模一样，他还为此责备过自己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

当天晚上，莱温跟未婚妻一起呆在多莉家中，感到特别高兴，他把自己兴奋的心情讲给斯捷潘·阿尔卡季伊奇听，说他快活得就像一条接受钻圈训练的狗，它终于掌握了要领，完成了要它表演的动作，便汪汪直叫，还摇着尾巴乐得见到桌子和窗台就往上跳。

2

举行婚礼那天，莱温根据习俗（公爵夫人和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非要严格遵守一切习俗不可）没见自己的未婚妻，在他下榻的旅馆里和跟他邂逅相逢的三个单身汉一起用餐。一个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个是大学同学卡塔瓦索夫，现任自然科学教授，莱温在街上碰到他就把他拽来了；还有一个是男候相奇里科夫，莫斯科的民事法官，莱温猎熊的伙伴。这顿

饭吃得挺开心。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兴致极高，听到卡塔瓦索夫标新立异的高论就乐不可支。卡塔瓦索夫感觉到他标新立异的宏论得到了赏识和理解，就更加起劲地大肆发挥。奇里科夫对任何谈话都愉快而真心地给予支持。

“你们瞧，”卡塔瓦索夫按照他在讲台上养成的习惯慢慢悠悠地说，“我们的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当年是个多有出息的小伙子。我说的是过去的他，因为如今跟过去相比他已判若两人。他大学刚毕业那会儿爱钻研学问，兴趣广泛；如今他的能力有一半都用来自已骗自己，另一半则用来为这种欺骗辩护。”

“我还没见过有什么人反对结婚比你更坚决，”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非也，我并不反对结婚。我赞成分工。毫无能耐的人就该生儿育女，别人则致力于使他们受教育和得到幸福。这就是我的见解。好些人总爱把这两种行当混为一谈，我可不属于这种人之列。”

“一旦我听说您坠入情网我才开心哩！”莱温说，“请务必邀我参加婚礼。”

“我已坠入情网了。”

“没错，爱上了乌贼！你要知道，”莱温对哥哥说，“米哈伊尔·谢苗内奇正在写一部营养学著作……”

“嘿，别胡扯！不论写什么都无关紧要。问题在于我确实喜欢乌贼。”

“不过它并不妨碍您爱妻子。”

“乌贼不会妨碍，妻子却会妨碍。”

“其故何在？”

“您总会明白的！您眼下喜爱务农、狩猎，——不过您等

着瞧吧!”

“阿尔希普今天来过，他说池塘村有好些驼鹿，还有两头熊呢，”奇里科夫说。

“哦，我不去你们也能逮住它们。”

“这倒不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从此你就休想再猎熊喽——妻子不让!”

莱温莞尔一笑。想到妻子不让他去，他反倒乐得甘愿永远放弃猎熊的乐趣。

“他们撇开您去逮那两头熊，毕竟怪遗憾的。您可记得上次在哈皮洛沃的情景？那次打猎真是妙不可言!”奇里科夫说。

奇里科夫认为，就是没有基蒂也能找到寻欢作乐的去处，莱温不想使他感到扫兴，所以一声不吭。

“怪不得要制订这种跟独身生活告别的习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不管你多么幸福，失去自由毕竟怪可惜的。”

“您可承认您就像果戈理笔下那个新郎那样，有一种想越窗而逃的感觉^①?”

“准有，不过他不承认!”卡塔瓦索夫说着便纵声大笑起来。

“怎么样，窗子可没关哪……咱们这就去特维尔！有一头母熊，不妨直奔熊窝。说真的，就搭五点钟的火车！这儿的事就听他们的便吧，”奇里科夫含笑说。

“噢，说实话，”莱温微笑着说，“我在自己心里可找不到替自己的自由惋惜的感情。”

“不错，您这会儿心乱如麻，当然什么也找不到，”卡塔瓦索夫说，“过一阵等您稍稍醒过神来，您就找得到了!”

① 果戈更理的剧本《结婚》的男主人公波德科列辛在婚前越窗逃婚。

“不对，倘若果真如此，我多少总会感觉到的，虽然有了感情（他不愿在他面前说“爱情”）……和幸福，但失去自由毕竟是怪可惜的……可我倒反而为这样失去自由而喜上心头。”

“坏啦！你这人简直不可救药啦！”卡塔瓦索夫说，“那好吧，就让我们干上一杯祝他痊愈，或者祝他的梦想哪怕能实现百分之一也好。即使如此那也将是世上少有的幸福喽！”

客人们吃过饭就走了，以便及早更衣去参加婚礼。

莱温独自留下，回想起这几位单身朋友的谈话便不禁再次自问：他心里究竟有没有他们说的那种为自己的自由惋惜的感情？想到这个问题他笑了一下。“自由？要自由干吗？幸福只不过在于爱她，并以她的心愿为心愿，照她的想法去思考，也就是毫无自由，——这就是幸福！”

“不过我了解她的想法、她的心愿、她的感情吗？”一个声音蓦然低声对他说。他笑容顿敛，陷入沉思。一种奇怪的感情突然袭上他的心头。他感到恐惧和怀疑，对一切的怀疑。

“倘若她不爱我，那可怎么办？倘若她只不过为了要嫁人这才嫁给我，那可怎么办？倘若她自己也不明白她在干什么，那可怎么办？”他问自己，“她会清醒过来的，她一旦出嫁就会明白她并不爱我，也不可能爱我。”于是他开始对她产生了一些古怪的、最坏的想法。他就像一年前那样嫉妒她钟情于弗龙斯基，他看到她跟弗龙斯基在一起的那个晚上仿佛就是昨晚。他怀疑她没把心里话全告诉他。

他急忙跳了起来。“不成，不能这样！”他绝望地自言自语，“我要去找她问个明白，最后一次对她说：我们还是自由之身，是不是不如就到此为止？不论怎么总比永远不幸、蒙受耻辱、对配偶不贞要好！”他怀着万般无奈的心情，怀着对所有的入，包括对他自己和对她的气愤离开旅馆；乘车前去找